

嘉定鎮江志

嘉定鎮江志卷十八

人物

聖朝顧方丹陽人皇祐五年鄭辨榜兩科明州象山令有治聲病卒邑人思慕立祠

楊照嘉祐六年王俊民榜終承議郎慶成軍使累贈朝請大夫子錫宣和六年沈晦榜奉議郎知常州晉陵縣卒

翟濟丹陽人通三傳專於禮學一時碩儒好禮者推之知蘇州長洲縣贈太子少保子從揚州通判贈太子少傅

子思

翟耆年字伯壽以父任入官自少知友名士劉器之所甚愛而以著騷見稱於張文潛好古文介編不苟今自謂為吏必以懋罷放浪山谷間著書自娛宰相范宗尹欲召之

蘇庠曰翟子清濁大明善惡太分此張惠恕之所以不能  
取容當世也昔年既老自號愚浩老隱

本

蔡肇字大啟丹陽人肇嘗從王安石游一日語及虛全月  
蝕詩大啟立誦之不遺一字又一日同泛舟適見羣鳧數  
百掠舟而過安石戲曰子能數之乎肇一聞即得其數問  
之主者其數不差機警如此大觀末召試中書舍人擬拜  
節度使制云於戲千里繆之毫釐朕不從中御也萬世無  
之竹帛卿其以身任之為張商英所賞

本

紀森字彥澤丹陽人元豐五年黃裳榜知河南府寧縣子  
叔文叔崇寧五年蔡挺榜終節倅

上同

文字志同大觀三

年貴安宅榜歷太平州繁昌縣尉監無錫酒稅知平江府  
吳江縣通判平江府知江陰軍泰州進直秘閣淮南運判

顯仁皇后配駕歸命攝兵書以迎之進直教文閣知楚州

紹興十八年卒子旬知房州南太平州判官同上父之迎

兵部張頌時述其事有節節惟疑光祖以父任入官

紹興十四年通判嚴州時水暴至城下不沒者數版光祖

於城下集舟以援民且匿處山阜給之薪術卒無溺者公增

造字彥襲與與祖同登授歙州黟縣尉死於方嶽之變

弟連新於朝贈通直郎官其一子上同遇崇寧元年靈瑞友

榜遠政和五年何真榜公增

陳東自少負氣節有憤世嫉邪之意在太學時嘗因大雪

與同舍生飲初益齋酒酣約聯句為樂公獨為古詩一篇

曰飛廉益攪胡風起胡雪隨風灑中土雪花著地不肯消

萬億蒼生受寒苦天公剛被陰雲遮世人凍死如亂麻人

問愆歎之聲不忍聽。雖肯採椒傳說聞。連天上家地行賤。  
臣無言責私憂過計。如祀國揭。害直欲上天門。首為蒼生  
訟。風伯天公。儻信臣言。濟世間。開陽閭。陰不作難。使驅飛  
廉囚下。鄴都獄。急使飛雷。作水流溝。溝東方出日。還照耀  
坐令。和氣生人裏。又為律詩三十韻。有山嶽遭埋沒。乾坤  
著蔽蒙。已成堆積勢。應費掃除工。之句。被收之日。視死如  
歸。則東之志操。此詩凡之矣。淳熙間。守臣秘撰。耿秉判。邑  
東賜田之稅。云如可贖。分百身。尚可較於田稅。猶將宥之。  
十世罕不念其子孫。

陳輔字輔之。丹陽人。不事科舉。工於詩。自號南郭子。人以  
南郭先生稱之。不娶。無子。有南郭先生前後集。詳見耆舊

傳

蘇軾書為輔于華衡子平帖云。京口陳輔之秀才。學行  
甚高。遠近過人。王介甫最相素。介甫用事。七絕。不自過。

及居金陵日與之唱和孤介寡合不仕不娶近古獨行然  
其甚窮水不修厲過者即未有崇官清此人和河反其  
萬石皆改錢為  
各一官

蘇仲子扶工詩與書酷肖其父扶第甚而樂書有部太守

更知子人持以先世德名存兩殆不過來吾弟而固之身

思以父召者錢即前解不注死至無以故茲云云

黃虎字文郁丹徒人居馬墅父若南渡初為揚州江都令

有勞績韓世忠劉光世薦之就任改秩而卒虎幼從後湖

之子扶遊恬於進取嘗一赴鄉舉及休閑有外地求

奇者將私奉之虎曰吾豈可因淮上被兵徙家平江取陶

淵明適道自閑止之尚扁所居曰閑止終日宴嘯其間卒

年五十四葬丹陽之隨駕山後溪先生左史劉光祖題曰

天閑止居士黃君文郁墓蘇扶穎其詩詞為一卷

贈朝散郎子正邦字進之宣和二年貢士祖秀實榜上等  
徽宗嘉其文陛第四名終朝請即覺兄弟三人覺生正邦  
覺之兄主梓楫生舜卿正邦從姪公旦以持科入官允祿  
亦舉進士承平時其家聚四百口渡江兵火離散所居舊  
趾今為都統司眉壽酒庫云

劉無極字晞顏丹徒人政和五年何臬榜兩科終尚書郎  
嘗與後湖蘇軾唱和軾次韻云次書絕足賜飛黃不數向  
文何與江許袁詩句遠至表十裝大

之心先時又嘗為寫照背云蒙局而障西風之塵未平而  
越美正之篇增流以自後連細腰而俱化至其為聯大  
之名僅代筆端之風烟萬一昨之曲折則百折之  
流矣物特與違民而回此違茅澤而蓋局者抑

張頴字冲卿一字彊立丹徒人弱冠入鄉校志于報親發  
憤不嬉戲采五魁選貢太學傅祕卿榜升上舍政和五年  
何臬榜兩科歷解州戶曹掾蔡州汝陽令興州錄參紹興

初胡世將為四川互撫就差資州簽判潼川府知東益州  
十年召赴行在所首言時政闕失忤時相出通判建康府  
越二年上思其忠召除架閣選監尚書六部門兼權考功  
員外郎十六年遷兵部以疾卒累官左朝議大夫二子通  
適陞朝累贈正議大夫頴工於詩文不蹈襲前人語常與  
後湖蘇庠唱和有菊坡集藏於家忠惠先生大參翟公汝  
文之次子侍郎綬以詩名號雲岫主人文驕即其塢也尚  
書凌景夏志其墓

增

李迥字叔友丹徒人高尚不出士人宗仰之宣和初董侁  
令升分教京口日因白太守虞奕純臣曰治下有隱君子  
盍訪之虞曰願見久矣一日携具邀董偕詣李耕以未嘗  
製衣冠野服見明日李遣介持詩謝曰揖各將軍重揚名



御文華時稱美之

公增

李巨源字元通，金壇人。唐宗室之裔。紹興十三年，陳誠之

榜博學有文，與正言表字游終太平州司戶。

蘇州通其赴

詩云：騁縣公子漢才冠，並駕殊非與。蘇文云：端習亞亞，勤

讀書字華，華華走坂，華華作五，五玉郎信直，折病獨馬，桐

如增

張大允字德誠，丹徒人。紹興二十一年，趙遠榜亞通州海

門主簿，添差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奉祠泰州教授，不赴。

授揚州教授。洪邁、張棟、呂正己、戴幾先、周必大，一時名公。

鉅卿，文章薦之。知廣德軍，建平縣、揚州、蔡、荆、王、管、西、外、睦。

宗院，兼中丞官。至朝，請即賜紫金魚袋，以壽終于家。大允

好學，篤行，恬于勢利，鄉里以善人君子稱之。

張處厚字希章，大允之從姪。是年同登亞秀州嘉興縣尉。

滁州全椒令揚州教授不赴終文林郎其子從居儀真又

從太平州

史正志字志道丹陽人賦籍揚之江都紹興二十一年趙

遠榜歷徽州歙縣東尉八為大抵為國系根木在利是已

而防可淮則差監行在省倉上界者八事曰稽路上年執台

珠一曰御特謂操縱在我而不使知朝延用權所在二曰

抑品謂官宜不宜與結軍交通此遺三曰節財謂音或權

抑器人捕投刑或至惡者為中部官五日士風謂以庸儒

為靜進小廉曲謹為疎和之六曰軍政謂諸將猛魁便剝

事為注重宜懲勸以作戒之六曰軍政謂諸將猛魁便剝

以自整文結權俸以國罷願使有以畏朝延之法七曰均

用八曰畏大綱曰食冬富及太一家推步小遊見臨刑楚

兵恩十為曰科敵曰事曰國足曰前謀曰可除曰作氣

為法利建交雷木守如與切守強丞相陳康伯薦於朝除樞密院

編修官 通防 石州 五事 科金 人必 道使 掌開 端極 紀准 西以

而為政 事已 築和 州壘 及舒 揚防 守刑 襄事 勢與 用將 不足

侍者 四已 至北 臨大 將遣 子臨 行在 所委 陳機 事委 才畧

進用 者平 以遠 却或 留環 衛又 論和 淮水 秦海 連水 軍利

吾訓 練諸 將出 軍必 先紀 律詔 令懲 初如 陸勢 以感 人心

敬士 氣武 舉進 士校 軍官 及達 即差 達以 求與 才舍 柯延

介中 丞汪 徽三 諭判 袁又 魚樞 密院 檢詳 諸房 文字 紀時 敵

西復 歸氏 兵江 守崇 為今日 計不 過三 策大 意故 篤奉

建康 以宿 衛兵 守江 而公 往上路 軍或 戰或 守為 上策 以

劉錡 退依 天兵 擊堅 真揚 分兵 援王 增於 我而 未五 之而 為

問之 至中 策以 李隆 迺和 州被 王隨 於我 所未 五之 而為

下策 及開 敵五 米石 儀真 建城 靖以 定子 為大 元帥 五超 時

資白 衛信 由長 沙而 上招 募勇 士今 刑農 兵城 或鉅 鉅五 超

關洛 還構 大渠 出而 淮腹 背今 四川 吳璠 姚仲 王彥 分兵

以陝 西直 橫河 東橋 范陽 以傾 其策 六賊 必退 保則 其敵

可以 坐騎 刺延 理兼 措置 浙西 海道 所主 管文 字開 瓜州

通泰 無俗 己果 官每 撤去 監入 江陰 置場 高宗 視師 江上

以備 之入 陳却 敵之 計二 千餘 官上 之場 高宗 視師 江上

年毫 從至 鎮江 凡五 篇曰 恢復 要覽 上陳 正相 東伯 汝

公浚五福魏公之先顯富去其輕脫書試之既為萬金之

計到室亦多未用其說性理建業又論三國六朝形勢與

今日不同安富無事則都錢塘有事則亦建業為東西都

御批史正志謀論確當古今判然下侍院台陳集議卒從

其說增開全使來易地不于宿泗變信理為敬國一切

一軍之數說以七十五百人為改宣教郎尋除司農寺丞

倫人射雷聖義其已用而開黃其未用武備以色從琴譜

不可他途所上功多不實五戒鈞之上築徐以色從琴譜

轉奉議郎孝宗即位軍恩轉承奉郎內散騎常侍光祿大夫

平能在智秀魏使殿殿武士自將以平正守之既陳此

更伯以正志所給招賜賜正刊苦為丁上御筆具載此

道家瑜至拱命往江上計議軍事值築塢置轉般倉還朝

擢度支員外郎應紹上書言求置材節財用修軍政明首

三首即此為切當隆興初元遷吏部員外郎知蘇德上書

言二邑既下後難深入則小吏不足以為勝既得之後蘇

難建奇則旋進是也白及將往陽而後可以為喜五宜

之工事求補外除江西運判召為戶部員外郎尋除福建

之失

卷之六

三

遷判再召為戶部員外郎既五賜對陳雷曰大以兵越七某其

遷我而使之保年未南吾地以爲餘事而緩于修繕可乎

後陳四院論唐鄧海泗不可棄欲求一梁丹子往焉王

同其來歸名籍以位之資以兵財置項正人數萬驛唐

如胡但得以此借中國之勢魏召河南契丹必響應關陝必

可得自此後契丹萬土如我白溝河以南可坐而得縱使

不然彼亦十餘年不得休息而海泗分數萬人聖守朝廷

免不之行以丐外除江東運判未赴改江西始即無藝之

北求去愈力乃以克刺錢曰秩滿召赴行在除左司兼權

督府車充茂乃以克刺錢曰秩滿召赴行在除左司兼權

千萬張夫五英石助固用秩滿召赴行在除左司兼權

除正轉朝奉郎除檢正兼權吏部侍郎明年權刑侍兼吏

侍許封王於堂無一歲儲在禁無三月積九載于積歲

他事意情忠善畫上數命坐賜茶退而保具財用事宜

凡回天經第此畫之數又三代以矣理財變通之術或得

武大以爲又兼兵侍後陳可以出身之日大者八事可爲憂而

璋新行違胡謀選精銳馬官可出身之日大者八事可爲憂而

判書保其性置事即陳策向水王之利及三國六鈞攻守

隆崇之建以時死而延疏修刑書欲冥淫盜兵行改吏侍

者元獨之建以時死而延疏修刑書欲冥淫盜兵行改吏侍

者元獨之建以時死而延疏修刑書欲冥淫盜兵行改吏侍

者元獨之建以時死而延疏修刑書欲冥淫盜兵行改吏侍

者元獨之建以時死而延疏修刑書欲冥淫盜兵行改吏侍

者元獨之建以時死而延疏修刑書欲冥淫盜兵行改吏侍

者元獨之建以時死而延疏修刑書欲冥淫盜兵行改吏侍

者元獨之建以時死而延疏修刑書欲冥淫盜兵行改吏侍

者元獨之建以時死而延疏修刑書欲冥淫盜兵行改吏侍

者元獨之建以時死而延疏修刑書欲冥淫盜兵行改吏侍

者元獨之建以時死而延疏修刑書欲冥淫盜兵行改吏侍

者元獨之建以時死而延疏修刑書欲冥淫盜兵行改吏侍

者元獨之建以時死而延疏修刑書欲冥淫盜兵行改吏侍

者元獨之建以時死而延疏修刑書欲冥淫盜兵行改吏侍

請郡除集英殿脩撰知建康府

世科陳三事論而淮城壁

北歸正人並在治淮却料元歸正志義同部狀元夏烈故移

先遣而甘而正軍而有所益時有言安同部狀元夏烈故移

之州將監國勉建社上春四攝地勢之使利國難上夏烈故移

用其言連轉刺散即以職事脩舉進敷文閣侍制賜金帶

除知成都改除戶侍江浙京湖淮廣福建等路都發運使

檢察諸路財賦時相欲因此計者計未心有三生堅下書何

所臣以堅雖有字以無此連御筆云如卿之才深未幾乞守本

官致任詔答不允仍舊巡歷遣中使宣諭再入戶部忤時

相意以散官請求州因論左部南車西車宋名差五忤時

錢為地境又以揚士租尋復元官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

觀除右文殿脩撰知靜江府未赴而罷再奉祠轉朝請大

夫賜爵文安縣開國男轉朝議大夫知寧國府改贛州又

知蘆州既至數月以疾終年六十正志自初被命計議軍事及為大漕不受饋遺其奉祠家居也治園所居之南疏樂園居士柳溪釣翁藏書至數萬卷正志議論精確切中事機文知兩朝如此而或者乃以口才營之過矣

周字字信道丹徒人乾道二年黃園梁燬為真州教授卒

于官年四十三有嘉齋集三十卷同上工稼軒平晁反切安

即為之序蓋曰于評信道之為詞大要本始隘五卯至家

立於條明暢又似為于起連其必志微詞死轉一唱三嘆

有詠有判而不為虛致望大七八猶時見之又自集曰

古為板行於世同時有朱叔珪字德叔宋郭字安民陳

珪字德厚叔珪僅占貢籍珪淳熙八年黃由榜郭以特科

入官從張詔辟興州導領再請蜀漕舉卒同上字當以詳

正洪已老矣語了何以元我鳴健草云記若魯普子玉望素

方表  
云

顧時大字致克乾道八年黃定榜歷泰州如皋縣尉終池  
州貴池縣丞時大為人重厚運於文學為鄉里所敬

錢弼字聖俞金壇人擬應洞明籍畧科以特科入官授鄆  
州蒲圻尉未上卒子純四舉于鄉早卒

同上

胡輝字舜舉一字熙績丹陽人故秘撰陳公東之外孫豪  
于詩文舉於鄉為府學正少年時鄉人有任平江理稼者  
館之適尚書孫覲被召赴闕過郡緝為作詩覲見覲稱之  
詩有曰九老園中白居易八仙座上李長庚覲喜云用事  
切當末有五至若爾前舉問老神妙置對善主之句覲又  
喜云任前輩淳熙間番陽守趙公廣館于郡齋一夕大醉  
不能到此

姜謙光字德明劉傳字顯道父謙字益之向公慶字元卿



皆丹徒人再舉于鄉嘗為府學正人推敬之俾以書魁薦  
諫光以詞賦稱迭居首選謙光語尤壯詳見耆舊傳謙光  
為人剛介有所編文章於源文選華句及爾雅并文集

嘉定鎮江志卷十九

人物

蘇師德字仁仲丹徒人丞相頌之孫以父任入官歷計幕  
有詩見京口集

柳閱字辰如東坡之甥居北園山下有詩見京口集

蔣元龍字子雲丹徒人工于樂府有詞板行世以特科入  
官終縣令

蔡放字天園丹陽人中書舍人肇之弟有詩見京口集

劉昭字園南丹陽人有詩見京口集

其漢江詩云大江注  
東漢十月風濤壯舟

人進春生春賢衛弁來眼言君勿驚世  
此方報行若言世路險此水真安平

李公異字仲殊丹陽人號後湖居士有詩見京口集

朱斗大字彥章丹陽人號北湖先生有詩見京口集

顧松年字伯茂丹陽人有詩見京口集

陳瑒字李明金壇人溧水主簿有詩見京口集

潘綺字見獨金壇人號勾曲先生有詩見京口集

並同上

李天才字邦美金壇人詩名尤著詳見耆舊傳

湯模字元楷大方字元齡金壇人工詩

模嘗遊味湖上題甘露南莊壁

云極目湖光表招提萬頃田庭苑無馬跡木茂見炊煙  
今日山林呼地年者大峰傾所處表苦為玩小象碑

陳丞相升之字賜叔建安人居丹徒升之自建來從子禧

豫賈與俱以升之奏禧於員外郎管當在京儀鸞司子琳

選調豫中奉大夫四子機楠最知名機知信州楚州淮南

潛知衢州楠教文閣待制三子皆陞朝禧之弟繼升之後

即鎮也今繼升之後者禧之元孫莫詳見耆舊傳鎮亦陞

朝子耆從此即禧之孫雅言嘉言之子應岍三舉於鄉莫

應岍之子也

向舍人子革字大民文簡公之四世孫也為人清謹沈厚  
精敏嘗預開封府薦以父宗旦熙寧間任鴻臚卿廣東運  
副故事過嶺恩持捕右班殿直累遷開職至供隆庫副使  
勳飛騎尉贈武顯大夫娶丞相文肅公曾布之第三女封  
靜安縣君子六人朝議大夫吳說志其墓見冢墓類

嘉定鎮江志卷二十

釋

蕭惠開南蘭陵人父思話為中書令惠開性孝家素事佛  
凡為父造四寺曲附舊鄉名禪鄉寺京口墓亭名禪亭寺  
又有禪岡禪封

唐延陵馬氏有子為僧名元素字道清嘗入南斗頭山事  
咸大師學頃謂曰東南正法待汝興行開元中韋鏡守湖  
靖住鶴林後李澄為楊牧延以去未幾坐滅建塔于黃鶴  
山之西原李華銘

甘露寺某僧者道行孤高李德裕廉問曰嘗與之遊及罷  
仕以方竹杖一枝留贈為方竹出大宛國堅實而正方節  
眼鬚牙四面對出實衛公之所寶也及再鎮浙右其僧尚

在公問曰前所奉竹杖無恙否僧喜對曰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編曰

僧應大滁之蔣氏子既出家得法于天衣義懷號廣照大

師至甘露十四年聚徒常五百人

曾筆書  
其公

佛印師了元住持潤州金山寺東坡久與之遊赴杭過潤

留者數日一日師與弟子入室公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

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床

師曰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

未即答師急呼侍者狀公所許王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

之師遂取衲裙相報公有次韻詩

見大  
集

錢彥遠和潤州值上元於因勝寺法堂戲望時庭下新  
以花瓶覓之明遠病後徒掘執埋柱主僧晏病者法辯遲

歎度其氣驗口口口口語曰可惜打破八花執明遠遂止  
元祐二年高麗僧義天航海問道至明州傳云義天棄王  
位出家上疏乞偏歷叢林問法受道有詔朝奉郎楊傑管  
伴所至吳中諸刹皆迎饒如王臣禮王金山了元床坐納  
其大畏次公驚問其故元曰義天亦異國僧耳叢林規繩  
如是不可易也朝廷聞之以元為知大體

全錄  
夜話

僧祖可字正平後湖蘇養直之弟元名序後為僧易今名  
豫章徐師川俯為東溪集序後湖集祖可與蘇序同主  
序有送行詩云語別既不易况與子同生如何携手好忽  
作千里行法覺範嘗有評去余又不口養直忽倚其詩想  
見岸傍醉坐如行野度口春色盡盡于樽懷中自有一種  
清絕氣味可正平如漱壑夜泉響掃蔥春霧空不類菜腹

阿師語兄弟真連壁也

鎮江妙惠大師之於醫治病取差蓋飲上池水者也若鷹起鶴落鷲鳥擊而風迫之也余行年七十得疾甚可畏一日間欲死者屢師調護甚至俄得羅浮山黃真人神丹而愈自是疾每作得師調護輒安余方將盤結草庵于風煙之表當與師為連社之遊師其許我哉

江西僧書記道舉字季若紹興辛酉夏居丹陽何氏庵時聞急報仲表初金兵既至王師大捷季春復至因作破敵行見甘露舉書記文集

道

道士王纂居馬跡山宋嘉末中原大亂緘謹疫癘纂于靜室飛章告天至第三夜有光如畫一人前告纂曰太上道



君至矣通君曰玉皇天尊慮鬼神之害人常命五年三官  
御之然李世民偽詐自投死地由是六天魔鬼與歷代敗  
軍如王翦白起之徒生為兵將死為鬼神以神咒服之當  
戰今以神化神咒三經授予以拯萬民陰功充口真階可  
與言說而運

唐魏法師名隆字道崇本任城人正觀九年至京太宗悅  
之後居湖之仁靜觀湖守李厚德虞承慶奇師望皆尊禮  
之其卒也葬馬跡山崇文館學士胡楚賓誌

王遠知琅琊人父曇選陳揚州刺史母當畫飛夢靈鳳而  
妖沙門竇誌瑛雲選曰生子當為神仙宗伯遠知少總攝  
博綜羣書初入茅山師事陶宏景宗道先生咸統陳王開  
其名召入重陽殿隋煬帝親執弟子禮高祖之龍潛也遠

知書丞侍符命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與房元齡微服謁  
之遠知迎謂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書告  
遠知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惜也因請歸山正觀九年敕  
潤州茅山置大受觀太平廣記作太平觀降靈書曰先生  
得妙訣于金壇受幽文于口笈昔在滄州早獲問遠近覽  
來奏請歸舊山已有別敕不違高志

巨尊師字探元曲阿人學仙術於本縣雲陽觀時人稱其  
道行開元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尸解碑在仙台觀

大甯七載鍊師李含光奉敕廣陵李鍊上清品人也杭志  
雲霞和光代俗為予降福靈迹將赴金壇故賦詩龍行紫  
府建霞士元宗遙德師心將萬籟合志與九仙期絕俗遺  
塵境同人喜濟時訪經遊玉洞教散入瑤埤茅頃遠餘迹

金壇赴遠思陰宮看落日陽觀飭新詞面想留雙壁長襟  
襟五芝靈真苦可遇鸞鶴佇來茲今石刻尚存

古今詩話女貞錢氏二姊妹依止陶隱居誦黃庭經即茅  
山然洞也至今有紫苔蒲碧桃焉其姊妹白練衣得道入  
洞及女弟至則洞已崩矣淳化五年夏侯嘉正與道士五  
人往彼投龍是夜雷震其洞復開田霖題詩曰燕口龍泓  
氣家清錢貞此處有遺靈仙元去後師猶在女弟回時戶  
已尚雲片尚如披白練水聲長似誦黃庭碧桃花發蕊蒲  
紫留與人間作畫屏

妙明真人吳元淨丹陽人明真觀乃其祖宅徽宗朝賜號  
妙明後歸浙右多乘小舫游江湖間紹興壬申教文閣待  
制陳楠壺于汝山南御史黃達如作詩紀之

曾隨百家詩選蘇養直居丹陽後湖號後湖病民盛夏追涼  
方與客對棋有衣褐者持謁云羅浮山道人江龍朔直造  
就坐曰羅浮黃真人以公不好世之所好氣母已成令母  
持丹隻公神中出小合藥黃色膏駐養直以置佛室後食  
塞雪和以龍腦一夕暴下而卒所親記道人言丞丞磨飲  
即楚紹興十七年歲但與家人酌別二日東方未明披衣  
曳杖出門行步如飛妻孥奔逐挽衣則已逝矣蘇養直德  
口洪慶善

與養直皆丹陽人余以胡妻善慶善  
士切無此事乃曾端伯傳胡之語

嘉定鎮江志卷二十

嘉定鎮江志卷二十一

天文

宋大明六年八月月入南斗魁中占曰吳越有憂明年揚  
南徐州大旱田穀不收民流死亡 元徽三年十一月庚  
戌月入太微掩屏西南星占曰責者失勢四年七月建平  
王景素據京。反上曰

地震

晉太興三年四月庚寅晉陵地震

時晉陵郡  
治丹徒

唐則天紀

長安元年七月乙亥揚楚常澗蘇五州地震

火

晉懷帝建元元年晉陵吳郡災

時晉陵郡  
治丹徒

花木

晉志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有柳木倒地六載是日忽復起生又見宋志丹陽練湖蓮花開邑人必有位執政者元祐初上下兩湖蓮花盛開是歲王存拜丞相紹興壬子初夏又開是歲翟汝文入參大政越八載己未章俊為宰相亦開半湖下有

龍鳳

吳孫權傳赤烏十一年雲陽宮黃龍見又見宋志末志孝建元年正月癸申鳳皇見丹徒慈賢亭雙鶴為引衆鳥陪從梁大監元年鳳凰集南蘭陵普通中龍闕於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所經處木皆折開數十丈隋志云武帝幸以講論為務不崇耕戰將經而卒隋故有龍孽之應天聖中近輔獻龍卵云得自大河中詔遣中人送澗

州金山寺至元祐間猶遺歲沈括居湖屢見之

虹

唐永正二年春三月彩虹入湖州大將張子良宅初入漿  
笕水盡入井飲之是年九月節度使李錡詔召不赴嗣欽  
亂令子良領兵收室欽子良翻然反兵圍城李錡就擒子

良拜金吾將軍

太子  
貴此

鳥獸

晉志建武元年七月晉陵陳門才牛生犢一體兩頭按京  
房易傳言牛生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是時愍帝蒙塵  
元帝即位江東天下分為二是其應也

時晉陵徙  
治丹徒

太興

三年四月白鹿見晉陵延陵宋志 劉波字道則孝武太  
元中居京口晝寢聞屏風外叱咤聲見一狗躡地而語語

畢自去波隗孫也後為前將軍敗見殺異苑 宋志元嘉  
十八年六月白燕產丹徒縣二十七年五月甲戌白燕產  
京口 大明五年五月丙寅白鹿見南東海丹徒 明帝  
泰始二年九月庚寅青雀見京城口 泰始三年五月癸  
酉白鵞見東海丹徒同上 齊志永明八年延陵縣前澤畔  
復毫龜一枚 梁中大同元年邵陵王綸在南徐州臥內  
方畫有狸謁于欄上墮而獲之又野鳥如戴數百飛屋  
梁上彈射不中俄頃失所在後綸為王僧辯所敗 武帝  
紀中大同元年正月丁未曲阿縣建陵隧口石麒麟動有  
大蛇開隧中其一被傷奔走隋志云石麒麟動木沴金也  
動者違移之象大成若曰園陵無王石麒麟為人所徙也  
後竟國亡 唐光啓中金山寺西磯石上有異獸狀如牛



無前長可數十丈色黃而毛引首顧望城中久之復回顧  
廣陵寺僧觀者漸來乃躍入水波濤洶湧如衆車馬聲頃  
乃止好事者圖其形以訪識者廣陵有老人慘然曰頃年  
此獸出江表有亂今復出禍至矣是必京口先而廣陵後  
也不數年皆驗稽神錄中和二年秋丹徒向與竈爻占曰  
諸侯有謀害國者

蟲魚

晉志懷帝永嘉五年螟鼠出延陵郭景純筮之曰此郡東  
之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其後吳興徐謨作亂殺太守袁  
瑛謨亦時滅又見宋志文小異 唐志正元三年湖州魚  
鱉蔽江而下皆無首

器物

喬志建元元年四月有司奏延陵合戴景度稱孝子廟舊  
涌井北掘得沸米米中得一銀木簡長一尺廣二寸隱起  
文曰廬山道人張陵再拜謁詣起居簡木堅白而字色黃  
餘見嘉賢廟記 永明九年曲阿縣民黃慶宅左有園圍  
東南廣袤四丈每種菜輒鮮異雖加採拔隨復更生夜中  
常有白光皎曾屬天狀如垂絹私疑非常請叩卜候道士  
傅德占使掘之深三尺獲玉印一紐文曰長承萬福  
梁末京口人于藏紀年五歲登城西南角大樓打鼓作長  
江編鼓兵象也于是有侯景之亂

文陽

註

晉志太元末京口謠曰黃雌雞英作雄又帝一旦去毛衣  
衣披拉頰栖身而王莽起兵珠玉國寶旋為劉牢之所敗

又見宋志

王莽鎮荆

宋志作

舉兵誅王固蜀百姓

云昔年食白飯今年食麥麩天公球麵汝教汝捨喉供呢  
快喝京口敗復敗賊者曰昔年食白飯言得志今年食麥  
麩麩蠱穢其精已去明將敗天公將加建麵而誅之也捨  
喉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復敗丁寧之亂也莽尋死京都  
又時行咳疾而喉並喝焉又見宋志文小異 王莽在京  
口百姓聞忽云黃頭小兒欲作賊阿公在城下指縛得又  
云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蕃杆黃字上莽字頭也  
小人莽字下也尋如強者言焉又見宋志

識

新志祥瑞老子河沒識曰肅草成道德陳書備出身形法  
治吳出南京上印姓諱南京南徐州治京口也

記異

鄧艾朔在京口上有一草屋晉安北軍司馬恬病夢一老

翁曰我鄧公屋瓌君為治之後訪之為立瓦屋

山明曲

阿大塚下有鞠晉孝武世有一逸叔官司追之叔徑至廟

跪請求赦許上一踏不覺忽在牀下追者至覓不見韋光

慈見入門又無出處因請曰得叔者當上大牢少時叔形

見史即縛去叔云神靈已見過度云何有牛踏之異言未

絕口覺神像面色有異既出門有大虎張口而來徑奪叔

而去司 祭韋鼎字超或博涉經史明陰陽善相術侯景

之亂鼎元昂于京口戰死負屍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恸哭

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死

故元帝聞之以為精誠所感 唐開元末金壇縣巫王甲

以充細項戶稅在京于左藏庫輸納忽有使者至庫所云  
王命呂丞甲倉卒隨去出城行十餘里到一所各入門聞  
政左常侍崔希遠語聲王與崔知故因問門者求為過刺  
門者入白希遠驚喜謂甲曰知此地所否甲始知身死悲  
感因問其來由王云適在庫隨使至此未了其故有頃外  
侍王坐崔令傳語白王云金壇丞是已親友計未合死事  
了願早遣王引入謂甲曰君前任縣丞受賊相引見丞嘗  
初坐庭木下問云初不同情何故見誣王言受罪平苦懼  
救倉卒王云若不相關即宜放去出門詣希遠別希遠云  
卿得還甚善傳語崔翰翰希為官第一莫為人作枉從自  
當之取錢必折壽每至月朔十五日宜送清水一瓶置寺  
中佛殿上當獲大福甲問此功德云何希遠云冥間事卿勿

預和但有福即可言畢遂出至其所遂活與真元和

陸綸家于丹陽居有池沼高榭一夕有人叩門急視見一

人儀狀秀逸自稱曰先約聞公雅好詩故來求謁既而呼

左右曰召青箱來有一兒年可十歲約曰此吾子也欲使

紹吾學故名青箱然亦能此從吾與范僕明過台城曾作

感舊詩今誦之曰六代舊山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

朝市昔喧闐夜月琉璃水春風柳色大陽時為懷古垂淚

園門前忽不見州城南隅萬歲樓俗傳樓上煙出不

祥開元前以湖州為山園董玩為江東孫訪使嘗居此州

其時盡日煙出刺史皆憂懼玩元中復然園可一尺餘直

上數丈吏竄伺其煙乃出于樓角隙中近而視之即蚊蚋

也詳誌 韋齊休為王璠浙西團練副使大和八年卒於

志

詳誌

潤州之官舍三火後將小飲忽大聲曰娘子且止哭當有  
處分其妻大驚齋休曰娘子聞鬼語驚悸耶妻曰非畏怖  
但不分與君遽隔幽冥孤懷無所依怙不意神職有知誠  
法明教齋休曰死生之期涉于真宰夫婦之道重在人倫  
今某尸骸且在足覓媒祀家事不小且須商量不可空為  
兒女悲泣使某幽冥更憂妻孥也良久語絕即吞菴喪事  
絕曉又聞呼適到張清家造得草屋三間其夕張清夢齋  
休曰我昨日已令買蓋三畝地可速交闔市蓋一一分明  
清悉依其命及將歸自擇綾白呼喚一如常時婢僕將萌  
私竊無不發槌河東道士范可保夏月獨遊甘露寺將  
登北軒忽有人衣故褐衣白傍入肩披相佛范素好淨衣  
新心不悅俄牽一黃狗又駕扇而出范怒形于色褐衣迴

顧目光如電。范始懼。而之山下人至曰。向山上霹靂取龍  
知之乎。范固不聞也。韓神 韓况廉問浙西。彊悍自負。常

有不軌之志。一旦有商客李順泊舟京口。怪下夜深。斫斷  
漆船。不知所止。及明泊一山下。風波稍定。上岸尋求。微有鳥  
徑行五六里。見一人為巾岸。情古。服異常。相引登山。詣一  
宮闕。台閣華麗。殆非人間。入門數重。庭除甚廣。望遠拜有  
人自簾中出。語之曰。欲寓金陵。韓公一書得書。一函拜而  
受之。贊者引出門徑。至舟所。因問贊者曰。此為何處。恐韓  
公詰問。是何人致書。茲曰。此東海廣桑山也。是魯國宣父  
仲尼得道為真官。理於此山。韓公即仲由也。性強自恃。夫  
子恐其報刑。細致書以諭之。言訖。別去。李順却還舟中。有  
一使者成舟中人曰。安坐勿驚。懼不得。顧船外。迤邐則達。



爲所苦違此戒必致傾覆舟中人皆如其言不敢顧視舟  
行如飛兩之復在京。陛下既而詣街投書韓公發函視  
之古文九字皆科斗書了不可識詰問其由深以為異拘  
繫李順為妖妄欲加刑拷訪能蒙指數筆皆不能辨一客  
龐眉古服白鬚高位言善識古文韓公以書示之客捧書  
于項再拜賀曰此孔宣父書乃夏商科斗文也文曰告韓  
洗謹臣節勿妄動公異禮加敬及出門不知所止韓泯慘  
然然坐良久了然自憶廣桑之口以為非遠厚禮遠謝李  
順自是拱默謙謹克保終焉

通科斗文

周寶為浙西節度

使治城隍至鶴林門得古冢棺槨將腐發之有一女子面  
如生鉛粉衣服皆不散掌後者以告寶親視之或曰此當  
是嘗服靈藥待時而發發則解化之期矣寶即命改葬之

具車與擊樂以送與條爲筵城望行數里有紫雲覆輶車  
上求成見一女子出自車中坐於紫雲冉冉而上久之乃  
沒開棺則空矣

續神

五代盧絳爲吉州興雲回務吏欺

竊官緡罪當棄市遂亡入金陵薄游京口往來湖壁暮雪  
及踊折簷桷而燒守因吏見而壯之既久遭歲飢吏無以  
給因俾絳夜躍園屋竊官粟數十粒一夕見茂人立園中  
絳於是奮縛而來之乃爲一柱遂中疢疾逆月既乏資絳  
疫瘵且極忽夢一白衣婦人謂之曰子之疾當食蕉即愈  
既詰朝見甞者遂貽數挺絳喜而食之至旦疾獨逆數夕  
又夢前白衣婦人謂絳曰妾乃玉真也太守富貴時至可  
詣都城妾有一詩一緡以助行旅十年後于孟家陵上奉  
見其詞曰清風涼月夜深時  
莫帶盧郎恨尚遲  
他日孟家

彼上約再來相見是佳期言訖而去由是白芻語後主疏  
陳京口湖壁屯成俗樂事累為潤州節度使金陵臨歸朝  
授冀州團練使以劫殺龔儀太宗命斬之乃呼延贊視刑  
事將至梁門絳顏見擁一白衣婦人來宛同昔日夢中因  
嗟曰玉真矣贊問其故絳曰其夢婦復問孟家陵持刃者  
曰斯場是矣野史南甘露寺僧詰吳王收浙右之明年夏  
月望無雲長江如畫有僧持鉢俄數人自西軒上江亭而  
止云明月幸相遇坐定命酒列果餼竊思中夜必是幽靈  
於惚隙伺之東向一人衣南朝衣西向一人衣北人衣北  
向一人衣縫掖衣指南向者設禮而坐東向一人朱衣高  
冠清瘦多髯飛杯之次東向者曰今日恣江南游皆不乏  
更流矣僕嘗記公云何人種得西施花千古春風開不盡

可謂越古超今矣酒至而人服曰各迷曩曰臨危一言以  
代絲竹自吟自送可乎衆曰可口服執柅而言曰趙壹能  
為賦鄒陽解獻書可惜西川水不救轍中魚次至縫掖舉  
白而歌曰偉哉橫海鯨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為蛟  
蟻食巡至東向云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  
茲口信難陟次至耒耜高吟曰屈裏龍蛇紙上鸞遙巡千  
幅不將難顧雲已往羅隱老更有何人逞筆端吟罷晨鐘  
鳴僧戶軋然而啟忽散 歐陽文忠公嘗宿米石渡夜聞  
呼聲曰去來舟尾有應之曰參政宿此不可去齋料幸獲  
至公念舟尾且無人至五鼓又聞岸上駝騾聲舟尾者呼  
曰齋料如何岸上者且行且答曰蓮場不清淨皆無所得  
而歸公異其事後半月因遊金山以告長老長老曰昨有

純至在寺設齋方第二時其妻乳卧少頃睡風滅燭時昏  
駭異但不知是此否公問其曰乃宿采石之夜

錄夜誌

陳

升之將寢之夕有大光起于所居之寢上宿鳥皆飛避卒  
走白官司請救撲壁至惟見白氣上屬空中黎明乃知其  
寢 閑樂先主陳伯儵宣和三年以祠官居南徐一旦晝  
寢夢至一處殿宇巍然中有人冠服如天帝正坐侍衛環  
列贊者引公拜殿下令升殿慰籍久之謂曰卿平生論事  
章疏可悉錄以進至公對曰臣在杭州日因陳正叢事部  
守有偉節遣人投取多已焚滅帝曰能記者錄進即有仙  
官導公至窳下莽中設几案筆硯有一青丹公方沉吟聞  
仙官曰不必追記盡在是矣開冊示之則平日所草章疏  
其在公即袖進帝喜曰已安排卿第六等官矣遂覺呼其

子大理丞置至前引其手按其項則十字裂如小兒頓熱  
如父謂之曰與吾書謁刺數十將別親舊吾去矣其子請  
曰大人何往公吉以夢子曰此吉夢其始有歸詔即公曰  
不然豈相之臨終亦夢朝帝蓋永歸之兆也已而再腹項  
之覺復謂其子曰適又夢入黑漆屋三間此棺柳家吾去  
必矣戒太守虞純官遣人招其子告之曰適尊公有狀弓  
掛冠正康彊何乃爾莫測其意未既聞傳呼陳殿院來若  
已知其故者謂太守曰死生定數也公何訝戒其子曰凡吾  
治命事不可妄易遂歸携視戒的酒告別既退命諸子于  
婦皆坐置酒詩詩告戒家人見公無疾而遽若是愕貽不  
知所益迨夜入寢有婢奔告諸子曰殿院咳逆不止若疾  
狀諸子亟走至則已跌坐而終七日忽有僧來弔以素不

識止之僧云我踐不職公但嗜昔在瓜州夢一官人善未  
 騎馬車從甚盛凌凌而北人馬不滿或指云陳殿院也此  
 欲敬禮遺像時名流多作挽詩紀其事黃冠仲業云不須  
 更草玉樓記已作仙官第六人張子韶九成云凌波應作  
 水中仙乃知世之偉人皆非沉沉流轉者傳說駭異尾而  
 為列聖其可信矣 崇寧中葛繁知湖州後告老居于湖  
 繁奉觀音極謹久之繪像出舍利繁每請之僅數十頃應  
 時墮凡素礫若有聲士大夫聞之爭白以歸大觀初繁無  
 疾正坐而逝 王立清語 水月庵集善錄云大觀間一士  
 夫于京師買稅認一靴是其父森時物法之  
 云一官負携束脩可俟之既至乃其父好之不前但靴  
 大馬而去隨二三里度不可及乃呼曰止為父子何無一  
 言見靴父曰學鎮江太守葛繁其子謂繁言之固問何以  
 為此物蓋之不正則覺人足于為正之若人輩指于能與  
 或十年四十年矣未嘗少發問何以利人事翻後或二或三  
 此物蓋之不正則覺人足于為正之若人輩指于能與

水字判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判之上白

蔡下寓居京口

子仍知自言是丹陽王家子訪之果然其妻孥尚在乃來見之相語如昔時至八九歲漸熟世境則旋忘前事矣夏殊初仕為丹陽邑掾一日侍母燕坐見黃鸝雙舞而俱沒沒于地發之得金鷲二母取鷲埋地焚香祝曰天若賜夏殊願從明中來殊因築亭其上曰金鷲殊專登制科後至者疑地求金鷲不復得因遂為池亦號金鷲邵彪希文為士人時夢至一官府人皆稱安撫彪自喜行至前見一大鑊煮蛤蚧作人聲叫彪姓名彪遂念彌陀一聲皆變黃雀飛去彪後果仕至安撫使王曰休文蔡佑宣和初以醜事至三茅瑒柳谷陳彥吳先生陳云近山數月前雷雨空中墜下一小兒十餘歲喞曰不開通體皆毛其脛逆鼻



村人聚觀，聞忽陰雲四合，雷震一聲，遂失所在。恐是雷部

中物也。

雜記

淳熙五年，丹陽縣市一婦人為盜所殺，沉

尸于河。府縣捕，遂曰：峻會稽姚仲文作尉，自以失職絕憂

之，兩弓級素能捷迹，竊隱既以求盜，由任先是，近舍少年

子常出入女家，忽往淮上，兩弓心疑為言于尉，弓引帖同

渡江，至楊子橋，與少年遇，固色里素相識，乃邀詣道店，買

酒，與飲。酒人持陶盃，曰：復設於案，弓曰：吾輩二人，只共請

一客，何四之有？酒人指下坐，曰：此女子既在席，同飲，何害

和弓驚愕，少年獨慘沮。于是詰之，曰：本縣某婦人死于非

命，豈汝為之？故克鬼隨，不捨少年，無以答，遂就縛而歸。伏

其辜。

雜錄

郡志所述時自三代至於本朝古今聞見異辭所以辨疑  
解惑者亦既附注於名類之下今復綜核前志考撫他書  
而為雜錄一門仍列其彙以備參考然大獻家箋細羅放  
夫寧無闕遺嗣而補之尚有望于後之博雅君子

建炎戊申高宗幸鎮江先是本府寄留溫杭二州上供物  
有以螺紐為之者帝惡其奇巧令知府錢伯言斂之伯言  
奏曰奉詔斂螺紐什物於市觀者莫不說服帝因謂宰臣  
曰早來御史張浚奏事朕語浚曰還淳反朴項人主以勇  
充之天下自然嚮化 開寶末丁德裕為常潤等州經畧  
使德裕持勢歸寄無厭不恤士卒人不能堪為錢俶所奏  
太祖怒之 柳開守潤州既至治所招誘羣盜以奉金給  
之又解衣與敵人置之左右或謂不可開曰彼夫所則盜

不爾則吾民也始懼死故假息鋒刃之下今雖以赤心夫  
豈不懷未年歲境內解甲錢彥遠可湖上坑曰陛下即  
此以來內無聲色之娛外無攻取之樂而前歲地震雄霸  
滄登秀及荆湖福蜀數千里雖往曰定襄之異未甚於此  
今後大旱人心嗷嗷天其武者以為陛下備寇之術未至  
救民之文未良天下之民未定故出璽告以示之苟能欽  
天之戒僧備德業則宗廟社稷之福也古者四裔言語飲  
食與中國不同其來也不過驅老弱掠蓄產而已今契丹  
據山後諸鎮元昊盜靈武銀夏衣冠車服子女玉帛莫不  
有之往時元昊內寇出入五載天下騷然及納款賜命則  
僭遣長吏不復銜擇烏冠大服恥言軍旅一日契丹苟思  
來利入塞豈持元昊之比耶湖廣盜掠劫掠生民調發督

飲軍頃百出三年于今未聞尺寸之效惟陛下念此三方  
之患謀長久之計以上谷大戒則天下幸甚竊謂彥遠  
出守藩方而抗疏及此憂國之志度越時義

陳亞知

潤州無治狀浙憲馬尋致按之馬至因飲于甘露寺憲曰  
獨的郎中陳素滑楫驚翔曰不敢望滿但得成資保全大

幸也

知以

元豐中有言知潤州鞠真卿備法作戒清劾

其罪從之神宗曰刺史縣令治民為最近漢自刺史有入  
為三公者蓋重其任爾今之藩部不過數十往往多不得  
人則縣令可知可也自今吏宜謹擇 侍御史張汝賢奏  
左丞王安禮素行介穢身任潤州太守曰倡女共政私其  
部內館閣故老侍婢以歸閨門之內數至念爭安禮備身  
治家如此其能為陛下正百官理萬民乎安禮求去遂知

江寧 元祐初蘇軾言臣竊見前者台官論朱軾不孝因  
此乞外官軾相除服直龍圖閣知湖州軾因人言反獲美  
命蓋宰相上欺朝廷下困台諫習用此術久已成例不可  
不察 曾肇言王觀言事不當差知湖州臣恐在廷之臣  
以觀為戒依違顧望莫肯正論所有制辭未敢降撰後觀  
卒守湖州 許遵領州事至之日歲荒民飢躬為之發廩  
歲凶民疫躬為之發築大抵以仁莊政于是人說氣和兩  
賜應之比其次年蝗然于夏稻登于秋蠶者行絲績者行  
帛 鄭德象滋晚守京口急于為政湯旼遠為兩浙漕宣  
言俟應辦北使至郡按治之時奏檜當國德象求援于秦  
蓋宣初秦試南宮為參詳官其所取也至是湯別以行  
秦云鄭德象久不通問有少書信頗為携達因面授之湯

視緘題門下具位秦某湯得之幅然而改 鎮江自經建  
炎之亂歲輸上供米率不如數轉運使按視計倉粟之在  
存者尚員數萬盡烏輪而去軍食不繼官吏憂窘不知所  
出而守臣汪藻通至令破鑄給之貽書使者曰官軍張師  
待哺米在懷中而不予之食羣賊飢餓無聊雖錮南山猶  
有隙也郵以便宜開發老守重得罪不敢辭會奸者譏藻  
而罷 京口江山素號奇偉故承平時士大夫有生居江  
陽死葬未方之語紹興罷兵屯大軍于江上向時公卿甲  
第與夫名勝之迹率為營管所占茅蓋殆徧近歲江上諸  
帥多生于此亦江山之秀不在此而在彼也守臣竇學劉  
子明嘗曰予若早來則當置踏碁于新豐蓋新豐地平如  
掌無不至壞山川之形勢云 淳熙中進呈戶部勘當如

鎮江府耿秉奏如遇亢旱聽民車河水上曰河水豈可不  
令百姓灌田淮等奏尋常人使來時恐水淺所以不聽人  
戶車水上曰稼穡事大可從耿秉所請 建炎遣兵變失  
府印自後施用唯以觀察使印代之而附小貼于傍曰借  
用淳熙十二年耿直之秉作字言于朝詔文思院重鑄府  
印一組及給降率條吏望闕祇拜且受賀既視之府字左  
重偏城者曰使君必不久于此當移他藩才一月果徙西明  
二年之間蓋德常經張定叟杓張幾仲子初達淮茲土吳  
居甫瑒象頌亦數月其或召罷又頗多鮮有滿兩歲者  
其 趙彥逾以德政稱郡人為立生祠在尹部日嘗降  
奏財賦乞省國用出鎮京口陞辭曰復奏到子謂之紹熙  
財賦稽考見刻梓郡齋

文事

唐李德裕在澗州作鼓吹賦自序云鼓吹本軒皇因出師而作前代將師有功則假之今藩閫皆備此樂予往歲到符金陵有童子六七十人皆于此藝持妙每曲宴奏之及再至江南並逾弱冠悲流年之倏忽憶前歡而悵惘乃為之

賦見集中

聖朝許渤在澗州與范文正胡宿周茂叔遊

明道先上語歸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免夫到姑蘇般麥五百斛

免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近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免夫以所載麥舟付之革騎曰長蘆提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未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免夫



曰已付之矣 柳開知潤州胡三為沮滯二人者俱以文  
為于時三為漢春秋達開于金山觀之且頗作書自矜開  
杖屨叱之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若邱明公穀斷夾數  
子止傳述而已爾何筆札敢竊聖經之名今日聊贈一紙  
以為狂口之戒語訖勇遂且且湖步攝衣急投舊船舣鋒  
幾及賴舟人推入猶斫數紙于舟以快忽焉 清並 蘇五

相項家藏書萬表秘閣所傳居多項白維揚拜中太一宮

使歸鄉里是時葉夢得為丹徒尉頓許其假借傳寫夢得  
每對士大夫言親炙之幸其所傳遂為葉氏藏書之祖 刊碑

李季常傲蘇子容丞相外孫為予言東坡歸自儋耳舟  
次京口子容初薨東坡已病遣叔黨來丐自作飯僧文所  
謂在熙寧初陪公文德殿下已為三舍人之冠反元祐際

綴公適英間前又為五學士之首雖凌厲高頑不敢言同  
而出處大槩無甚相愧者明日李常與子及諸孫往謝之  
東坡側臥泣下不能起見師代聞蘇子美詩居吳中飲遊

丹陽潘師旦深不欲其來宣言于人欲拒之于美作水調

歌頌有擬借寒津垂釣又恐鷗鳥相猜不肯傍青綸之句

起本末京口某戴東坡詩間有遺者如贈張刁二老又

景純見和復次韻贈之二首又柳子玉以詩見邀回刁文

遊金山又金山寺與柳子玉飲大醉卧窮覺憚榻夜分方

醒書其壁又送金山鄉僧歸蜀開堂又去金山五年而復

至次舊詩韻贈窮覺又留別金山寶覺圓通二長老又徐

允用使君與其子端常遊僕與兒子過同遊金山浮玉堂

戲作又書焦山綸長老壁皆集中所遺詩並見大金集

雁隱題金山詩老僧齋罷閉門睡不管波瀾四面生孫山

詩結字孤峯上安禪巨浪間亦可亞張祐詩奇瑣集 然

寧中三韓使人朴寅亮作金山詩其叙舊云前後詩人不

見山之為金故曰為壘危峯天倚杆一竿斜日水浮金陳

之詩金山寺留題亦多而絕少佳句熙寧中荆公有句

云天末海門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尤為中的趙新

濟詩註以天末海門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尤為中的揚雄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

夜深燈火見揚州王平甫云莊宅牙人語也解量四生後

註詩 晁以道詩清霜下斗斗紫照北固秋全似選詩雷漢

記 後山云余登多景樓南望丹徒有大白鳥飛近青林

倚句云白鳥過林分外明謝朓亦云黃鳥度青枝語巧而

弱杜詩云白鳥去邊明語少而意廣詩 米元章不及陪

東坡住金山作水陸詩云久陰降奪佳山川大瀾四溢魚  
龍洲來香李郭渡浮玉晴風掃出清明天頗開妙力開大  
施足病不列諸方仙想應蒼壁有垂露照水百怪愁寒煙  
栖雲閣云雲出救世早澤決雲奔歸入石了不見豈功已  
如遺龍騫荐復起北石明幽安塞乎無定所隱者何當袖  
如此二詩始出翰墨畦逕之表蓋白遠往凌雲之氣流出  
非尋覓素炬者之可到也

葛立方  
塔陽秋

又金山詞云昔

日丹陽行樂裏紫金浮玉臨無地寶閣化成彌勒世龍宮  
對時時更有天花墜浩渺一天秋水至鯨鯢鼓鬣連山沸  
負嶠岱與史鼎鼎無根蒂英教龍伯邦人戲晉 總劄  
兵峒有詞刻于浮玉之石排山云我來浮玉似兜陵滄海  
瑣金龜肯又若騎鯨遊汗漫飛出八荒之外鐘鼓傳聲樓

畫倒影不類人間世徘徊吟眺恨無因  
璚洲對今古潮生潮生問英雄多少與江俱逝  
直欲來風歸閒苑疑是三生習氣未辨漁叢  
光盟鷗鷺奈卜隣無地從今清夜夢魂應  
純空翠東坡與王存正仲孫洙巨源會多景樓以口琴  
倚酒巨源曰殘霞晚口恐非奇才不能盡乃作詞多情多  
感仍多病多景樓中樽酒相逢樂事回頭一笑空倚玉且  
聽琵琶語細燃輕攏醉臉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紅又詞  
而過春容清更麗只有離人幽恨終難洗北固山前三面  
水碧瓊梳擁青螺髻一紙鄉書未寫里問我何年真箇成  
歸計白首送春橋一醉東風吹破千行淚僧仲殊陪太  
守宴多景樓詞叢書逸韻祥煙抄按金翠玲瓏三島地控  
全吳山橫舊楚春來早千里斷雲芳草六朝遺恨連江表

都分付倚樓吟嘯鐵甕城頭一聲畫角吹殘照帶夜潮來  
到 又獨登多景樓詞花戰雷播擁上方畫簾風細度春  
香銀色界前多遠景人靜鐵城四面又斜陽山色入江流  
不盡古今一萼英思量故里無家歸去懶傷遠年華滿眼  
多淒涼 又詞北固山前波浪遠鐵甕城頭畫角殘聲短  
促酒澱金催小宴燈搖蟻焰香風軟落日煙霞晴滿眼欲  
仗丹青巧口形牙管解寫伊川山色淺誰能畫得江天晚  
陸游多景樓賦水調歌張孝祥書而刻之崖石江左占  
形勝最數古徐州連山如畫佳處隸縹著危樓鼓角臨風  
悲壯烽火連空明滅往事憶孫劉千里曜戈甲萬竈宿龍  
貅露草風落木歲方秋使君宏放談笑洗盡古今愁不  
見襄陽登檻磨滅游人無數遺恨照難收叔子獨千載名

與漢江流 東坡云蜀玉雙飛水滿塘 菰蒲深處浴鴛鴦  
白蘋滿棹歸來晚 秋香蘆花一岸霜 扁舟繫岸依林樾 蕭  
蕭雨鬢吹華髮 萬事不理醉復醒 長占烟波弄明月 此篇  
若置李太白集中 誰疑其非 乃吾家春直所作清江曲也  
荀立方詞語 陽秋云 既為東坡所賞 名已不沒 而又作俊  
清江曲一篇 豈春直高惡其少作耶 所謂呼兒極浦下 岑  
審杜老欲點浮蛆 杳輕裘浙遊 嗚秋雨 日暮乘流白相語  
如此等句 前清江曲似未到也 錢穆父守澗東坡賦朝  
中措別之 昨夜扁舟京口 今朝馬首長安 舊官何物與新  
官 只有湖山公業 此景百年幾變 箇中下語 十難使君才  
氣 表波瀾 與把新詩判斷 東坡元日過丹陽 明日立春  
寄魯元翰詩云 西湖弄水猶應早 北寺觀燈欲及辰 趙堯

注北寺在潤州上元最盛未詳北寺今為何寺 葉石林  
夢得琴趣外篇注云程致遠寄頌與江子我登北固山用  
赤壁韻因記住歲當遊詞曰雲峯橫起障天闌三面真成  
尤物倒裹回潮日盡處秋水粘天無壁綠鬢人歸如今雖  
在空有千莖雪追尋如夢漫餘詩句猶傑問道尊酒登臨  
徐郎終古口恨歌時發萬馬雲屯瓜步晚落日旌旗明滅  
鼓吹風高畫船遙想一笑五鬢髮當時曾照更誰重問山  
月 文康翁勝仲有文疏丹陽集嘗寓居丹陽作詩自序  
云里中無居寓丹陽縣書棧呈邑宰張燠于家假守秦頭  
兩月強 來邊路一年忙幸逢死邑人推舊楚脫浮家計  
亦良退食井欣如就圖 勝仲封 追尋祖系似還鄉 葛稚川  
南風未便輕蓬華也與虛憇祗涼集中與洪慶善孫道



祖唱和如送慶善赴廣德軍詩首句云五年心跡寄滄州  
邂逅連牆接俊遊 世傳李太白草書數軸乃芻叔枕偽  
書叔枕索放不羣或歎太白無字畫可傳叔枕偶在僧舍  
縱筆作字一軸題之曰李太白書且與其僧約異日無語  
人其所謂得之丹徒僧舍者乃書之丹徒僧舍也

即次開  
見後錄

蓮池先生聞人武子嘗寓居丹徒之丁角所作詩文號  
蓮池編曹建端伯報入百家詩選有丁角暮春詩綠葉成  
陰春已歸茅簷相對雨斜暉殘花且掃春事急別酒欲酌  
歌聲微黃鳥恣恣隔林語楊花款款沾人衣人間一別春  
常好過我漁舟果是非 崔鵬德符命僧仲味賦南徐好  
十詞一覽城云南徐好鼓雨亂雲中金地浮山星雨點鐵  
城橫鐵壁三重開國舊夸雄春過後佳氣蕩晴空涿水盡

橋沽酒市清江晚渡落花風千古夕陽紅 二花山李衛  
公園亭南徐好城裏小花山淡濤融香松滿露蕭疎龍翠  
竹生煙風月共闌開金暈暗燈火小紅蓮太尉昔年行樂  
地都人今日散花天桃李但無言 三涑水橋南徐好橋  
下涑波平畫柱千年嘗有鶴垂楊三月未開鶯行樂過清  
明南北岸花市管絃聲遶客上樓雙柱酒樓舟清夜兩街  
燈直上月亭亭 四沈內翰宅百花堆南徐好溪上百花  
堆宴罷歌聲隨水去夢回春色入門來芳草過池臺文彩  
動奎壁爛昭回玉殿儀刑推舊德金鑿詞賦少高才丹詔  
起風雷 五刁學士宅藏春塢南徐好春塢鏤池亭山送  
雲來長入夢水浮花去不知名理草上東城歌榭外楊柳  
晚青青收拾年華藏不住暗傳消息滿新聲無計奈流鶯

六多景樓南徐好多景在樓前京口萬家寒食日淮南  
千里日陽天大際幾重山鷺啼處人倚畫欄干西塞煙深  
晴後已東風盡減夜來寒花滿過江船 七金山寺化城  
閩南徐好浮玉舊花宮琢破琉璃闕世界化城樓閣在虛  
空香霧縹重重天共水高下混相通雲外月輪波底見倚  
欄人在一光中此景與誰回 八陳丞相宅西樓南徐好  
樽酒上西樓銅鼎煎膏還世事鎮江旌節從仙遊樓下水  
空流桃李在花月更悠悠侍燕歌終無舊夢盡眉燈暗至  
今愁香冷舞衣秋 九蘇學士宅綠楊村南徐好橋下綠  
楊村雨謝風流稱郡守二蘇家世作州民文彩動呈辰書  
萬卷今日富兒孫三徑客來詢未盡百壺酒盡過芳春江  
月伴閒尊 十京口南徐好直下控淮津山放凝雲低鳳

湖湖生輕浪春龍鱗清洗古今塵天盡處風水接西濱錦  
里不傳篔筤上位楊花猶見渡頭春愁殺渡江人見寶  
月集秦  
少游長相思慢有鐵甕城高蘇山渡湖千霄十二曾接開  
尊侍月春臨披風依然燈火揚州之句 呂大虬叔潛言  
鎮江丹陽玉乳泉望湖一絕云騎馬出門三月暮楊花無  
奈雪漫天客情最苦夜難度宿處先尋無杜鵑然不著名

氏也蘇漢  
詩話

嘉定鎮江志卷二十二

武事

梁侯景敗羊鵠吞圖之景惟餘三州下海欲向蒙山會景  
盡獲鵠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  
京口至胡五洲景覺大驚將依郭元建鵠拔刀叱海師使  
向京口景欲透水鵠以稍入刺殺之 隋楊素造大艦名  
曰五牙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舩  
艦等各有口隋軍臨江素帥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  
日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江神也江濱鎮戍聞隋軍將至  
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喜卿抑而不言初上使南平王琨鎮  
江州未嘉王彥鎮南徐州尋召二王赴明平元會命沿江  
結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為威勢示梁人之來奔者由是

江中無一闕船上流諸州兵皆阻素軍不得至獲軍將軍  
樊毅言于僕射袁憲曰京口水石俱足要地各須統兵五  
千並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憲及驃騎將軍蕭  
摩訶皆以為然與羣臣議請如毅策文慶客卿白帝曰此  
是常事邊域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  
臨江間諜驟至憲等駭動奏至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  
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發闕缺久不決帝從客  
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  
者邪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堑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  
北軍豈能飛渡邪遣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恨官卑  
彼若渡江臣定作太尉公矣帝故不為深備春正月朔賀  
若弼自虔陵引兵濟江陳人不覺攻拔京口執南徐州刺

黃叔弼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所俘獲皆釋之給糧芻遺所  
至風靡河分兵斷曲阿之衝進據鍾山頂白土岡之東杜彥  
與韓擒虎步騎並進陳人大駭降者相繼弼之攻京口也  
蕭摩訶將兵逆戰陳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軍  
深入壘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竟以取亡 郭  
衍開皇十年從晉王廣鎮揚州遇江表唱逆命衍為總管  
領精銳萬人先屯京口于貴洲南與賊戰敗之主擒魁帥  
大獲舟楫糧儲以充軍實 劉元進作亂江南以兵攻湖  
州帝召吐萬結討之結率衆至揚子津元進自茅浦將渡  
江結勒兵擊走結因濟江背水為柵明旦元進來攻又大  
挫之賊解湖州圍而去結進屯曲阿元進復結柵拒結批  
之元進出戰陳未整結以騎突之賊衆遂潰赴江水死者

數萬元進挺身夜遁 唐或通切浙東賊帥裘甫攻臨泉  
山浙東騷動觀察使鄭祗德求救於隣道浙西遣牙將凌  
戎正將四百人赴之祗德饋之比度支常饋多十三倍而  
宣潤將士猶以為不足請土軍為導以與賊戰諸將或稱  
病或陽墜馬其前行者必先選職級竟不果遣 康承訓  
討蠻寇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承訓不  
設序候入境敵並不設脩五道兵八千人皆沒 建炎初  
趙子崧守潤辛道宗下叛兵子崧禦之銳甚及與戰府兵  
敗績子崧領親兵渡江保瓜洲賊入城遂據之子崧以散  
官駐南雄州 羣盜有張遇等號一窩蜂初犯江寧府江  
淮置制使劉光世截其後軍破之遇轉由真州攻臨鎮江  
守臣錢伯言棄城而去張遇屯于金山寺及揚子橋宋約



三萬詔兩浙制置使王淵招安之賊遂聽命淵奏授通興  
其將劉三等官伯言始歸鎮江詔降二秩給事中汪藻言  
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杜充守建康韓  
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玘韓杜充其措置非  
不盡善若敵騎渡江无世忠玘并力扼其前光世掩其後  
可使奔北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資盡  
裝海船焚其城郭而去均充力戰于前世忠玘卒不為用  
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臣愚以為敵退之後正朝廷  
大明賞罰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盡獲諸將雖陞  
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以法裁之 初鎮江無守兵獨恃  
制置使韓世忠之軍以為固時世忠引兵駐江陰而建康  
清平咸方等地城以萬計守臣胡唐老度不能支因議定

之無何方欲犯浙西妄言赴行在請唐老却衆以行唐老  
不從為方所害 邵清據通州崇明鎮安撫大使劉光世  
大破之始清聚于蕪湖光世嘗遣王德王世忠招降之亡  
卒有吉清劉軍無賴清乃自貳與其衆謀曰劉公謂我降  
必不疑可順流直趨京口置戰船為入海計清遂夜至鎮  
江屯于海門光世與德等急攻之遂請降 金監軍捷疎  
遠太一索篁等提兵南寇援兀朮進圍揚州可張鎮益壇  
人也朝廷恐其力不能支許退保鎮江鎮堅守不動汝蘇  
厚稅張彥知詩云其如萬騎乘秋入以氛擁敵營孤城控  
淮海百口付柴荆徒想回天力空餘憇憇清艱難思報主  
如何寸心明注云已酉冬金人入境公獨守廣陵不顧其  
家其 紹興初左僕射呂頤浩言今歲必捨此于鎮江

府上下積聚三十萬石備軍用上曰若選得精兵十五萬  
分作三軍何事不成祖宗取天下兵數不過此 四年湖  
寇楊么敗行下招安而賊以不堪程昌寓殺戮為辭尋詔  
除昌寓嚴馘閩待制知鎮江府候招安畢日行 十一年  
臺中外議論紛然以金兵逼江為憂上謂宰執曰今日之  
勢與建炎不同建炎間我兵皆退保江南杜充書生遣備  
將輕與彼戰設彼得乘間猖獗今韓世忠屯淮東劉錡屯  
淮西岳飛屯上流張浚方自建康進兵前渡彼若窺江則  
我兵皆乘其後今雖虛鎮江一路以撤呼其渡江亦不敢  
來蓋上沉機料敵明果如此 三十年秋知院葉義問奏  
應變之說中云鎮江劉翳與馬帥或聞則真揚通泰之所  
隸江陰正控海道宜自鎮江分兵以托之 金亮自米石

之敗北旅瓜州虞允文謂李綱忠曰敵懲采石之敗注瓜  
瓜州兵鎮江無俗某當注第患兵少今采石深壑築堤或  
伐木為柵守禦甚固敵未可卒犯鎮江邊岸分乞修禦甚  
多要害謹敷處將軍口任其責分一兵如何頃更得百餘  
戰捷則事濟矣綱忠曰敬受令泊至建康知府事張燾謂  
允文曰燾所謂賴公庇口語公問可往鎮江者皆有難色  
燾謂允文允文忻然從之往鎮江見劉錡錡已疾劇執允  
文手曰朝廷養兵二十年我輩一技無所施今日成大功  
勳乃一中書舍人也錡愧當死矣死公愈年已金 敵圍  
海州鎮江都統制張子蓋奉詔整軍渡江解圍既而有旨  
錡解圍軍時鎮江前軍右軍太平州武鋒軍以在圍中獨  
不預淮東總領洪造從權比附且倍其賞造又奏洪造已

招降若使亂暴夫所則必怨望乞將有官人與給料廩進  
 粵副尉與依武勇給券四口五口以上亦與添給口食人  
 謂造賊事知變如此

地理

鳩茲綠澗 指寧國曰鳩茲按左氏傳襄公三年楚子  
 重伐吳克鳩茲杜預注在蕪湖縣東今處也

二十里春 蕪湖屬丹陽郡又按杜預注在蕪湖縣東今處也  
 此則指寧國以爲前

爲前此考 此則指寧國以爲前

州時據 此則指寧國以爲前

曰吳士 此則指寧國以爲前

乎惟曰 此則指寧國以爲前

建都蓋 此則指寧國以爲前

近或以 此則指寧國以爲前

號金陵 此則指寧國以爲前



詩有金牛出於山  
志曰曲阿界村人  
和斯其謂其地

今如口及上東山  
人上往先至北  
知陵破塔不果  
有亭於虎

馬北音力治知傷  
延陵破塔不果  
有亭於虎

把遺墓一注  
前賢其詩意必  
有所指一  
大江發沙

人物雜記

曲阿宏茂  
晉徐州刺史  
宏茂於海濱  
置法無人  
如夜入

共三千升  
力走新域  
以擊帝布  
敢開戎而  
自守

口口  
森二  
晴望  
城志  
程卷  
沉口  
入主  
鍾有  
龍若  
苦蜀  
便和  
歐

允說還家  
許渤在潤  
明道先立  
語語許而  
在潤州

鄭女入宮  
海舟陽野  
氏女奇  
切皆言  
是女當  
奇事  
時聞之

送立宮  
海舟陽野  
氏女奇  
切皆言  
是女當  
奇事  
時聞之

并為立宮  
海舟陽野  
氏女奇  
切皆言  
是女當  
奇事  
時聞之

社秋歸鄉  
京口裴五  
錢唐盛童

姓氏類

許左

甘

紀

重字記丹陽

郡氏類

置幽州

牧

通志

州北七兵在為

吳

領京下督

天師承傳

遊為京下

督

地

魏重

文

元嘉二十六年

乙丑

于下

往

口

地

重

軍民

散

其給

以

田

事繁

安

危

義

市大

往

口

以

便

方

任

無由

便

口

以

便

方

任

力

之

才

州

行

事

時

上

之

方

前

之

行

事

而

法

即

時

首

大

文

而

法

即

時

首

大

文











明二年四月招揚南徐等五州統內諸城並卻送還台頃  
候先日斷枉直 唐正元八年江淮荆襄大水遣京北  
尹彞武往揚楚盧壽徐潤蘇常湖等州宣撫口繫囚及獄  
訴久不決者安所在長吏即與疎辨務從寬簡俾絕冤滯  
奇官暴火苛法害公持加懲肅用明典憲

鞠獄

唐韓滉在潤州夜與從事益萬歲樓方融置杯不悅語左  
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或對在某橋某街詰到命  
吏捕之皆記之信宿獄不具吏懼罪守于苑側忽有大青  
毛集其首發警驗之果婦私于郝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  
為坤因問晉公晉公云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墜而懼  
者王充論衡云鄭子產晨出聞婦人之哭拊僕之手而聽

有問使吏執而問之即手殺其夫也異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凡人于其所親愛知病而憂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而懼知其姦也 李德裕出鎮浙右曰

有甘露寺主事僧訴交代得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隱用却常住至若干兩引證前數筆皆有迹相交代到傳頌文籍分明來詞皆指以新得替舊隱而用之且初上之時交頌分而既明及交割之日不見其金鞘成具獄伏罪照然然未窮破用之所或以僧人不拘僧行而費之以無理可伸心之死地引慮之際公疑其未盡微以急揣之具實以聞前後主者積年以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羣衆欲乘此擠排因流涕不暇其冤公憫曰此固不難吾得之矣立促召兇子數乘命問連僧入對事成遣坐兇子下展

子舉指揮門不令相見命取黃泥各令橫前後交付下次  
金樣以憑證據潛既不知形段竟模不成公怒刻前數筆  
皆一一代罪其所排書遂獲清雪 聖朝後昇知澗州日  
有婦人之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萊園井中有死人  
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此吾夫也遂以聞官昇令屬鄰里  
就井驗是其夫與非衆以井深不可得請出屍驗之昇曰  
皆不能辨婦人何以知為其夫收付有司鞠問衆人後  
其夫而婦人預聞其謀昇後為名臣 鞠真卿守澗民有  
謁政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政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斯  
財兼不情輸錢于故人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  
紹興戊寅鄭作肅知鎮江府嚴禁牛之禁嘗有牛之禁森  
三府問之衆將就屠者人皆異之

拾遺

唐成都府有散花樓河中舊有薰風樓綠莎廳揚州有賞心亭鄭州有夕陽樓湖州有千巖樓今皆易其名或不復見宋明退朝錄唐時以齊州靈巖荊州玉泉湖州栖霞台州國清為四絕九域志台州古蹟湖州大江本與今揚子橋對岸而瓜洲乃江中一州耳故泚水悉通揚州城中李紳與李頎詩云鷓鴣山頭片塞晴揚州城裏見潮生以為自大歷後湖信始不通今瓜洲既與揚子橋相連自揚子距江高三十里瓜洲以閉為限則不惟不至揚州亦自不至揚子矣山川形勢固有時遷易大抵江中多沙初自水底將涌聚傍江居人多能以水色驗之漸漲而出水初謂之望泥地已而生小黃花謂之黃花雜草地其相去迤邐不



常近不過三五年者自黃花變而生蘆葦則綿亘數十里  
皆為良田其利不貲故有變其水已即靖野而為空出稅  
二三年者予在丹徒聞金山之南將有漲沙者安知異時  
金山復不與湖州為一邪蘇寬夫詩結京口江中沙田田  
戶每歲三收一畝以掙水水重則是年江水大若水輕則  
江水小歲歲不差蘇估 晉刁協之孫遠素殷富奴妾縱  
橫固吝山澤為京口之靈遠之珠也其子彌亡命帥數十  
人入京口城太尉留府司馬陸仲元擊斬之劉裕散其資  
業令百姓稱力而取之彌日不盡時天下飢弊編戶賴之  
以濟焉以晉書及地理參定 梁邵陵王綸攝南徐州事經險踣虐  
喜怒不常遊遊市里雜于厮隸嘗問責魁者曰刺史何如  
對者言其躁虐綸怒令反起以死 張僧繇吳人湖州興

國寺苦鴟鵂相梁上橫汚尊家僧錄乃東壁上畫一鴟西  
壁上畫一鵂皆側首向簷外首目是鴟鵂等不敢復來

北唐

隋家鐵杖始興人馳勇有臂力日行五百里吐誅誕

平

不治產業陳大建中結聚為盜口為官戶配執御傘每罷  
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劫盜一還及時仍執傘  
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其每旦常在  
不之信後數告變尚書蔡澄曰此可驗耳于伏下時蔡以  
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奮勦而往  
明旦及奏事帝曰信然為盜明矣惜其勇捷誠釋之  
唐  
丹陽鄭氏女有桐者言是女當主天子享時聞之納為侍  
人跣誅沒入掖廷侍懿安后憲宗幸之遂立憲宗後尊為  
皇太后杜秋娘亦跣也跣減籍之入宮有寵于景陵後

賜歸故里杜牧過金陵感其窮且老為之賦詩

見類

金

壇縣唐大歷中有北人為主簿以竹筒齋蠅十餘枚置于  
廳事後遂尊育至百餘為土氣所蒸而不能整人南民不  
識呼為主簿蟲

太平

高駢鎮京口召致方伎士求不死

之道呂用之以其術通于客次逆月不召俞允楚奇之強  
為儒服曰曰江西呂巡官因為于駢自是出入無禁專方  
藥香大事駢移鎮補右職用之乃立私黨逞其妄濫刑重  
賦適路怒嗟懷亂用之懼請置巡幕使召募發文陰狡凶  
狠者得百許人縱橫閭巷竭之蔡子至于士庶之家悉言  
隱語莫不知之縱堽靜端然亦不免禍破滅者數百家將  
校中累足昇氣焉

嘉定鎮江志卷二十二

嘉定鎮江志卷三

三